

唱道真言一

<p> 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，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，降炁垂光，谈经演教，历持浩劫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圣制。吾见世之学道者，往往谬于传习，说铅说汞，哄动一切含灵，痴心妄想，希图长生；究其所传，不过指点一二工法，自以为骊珠在握，要人财宝，受人礼拜，做出师家模样。吾每见之，未免叫一声罪过！夫修行之士，未有不了明心地，而可以跳出阴阳五行之外，与太虚而独存者。所以真仙度人，每每教人从心地上做功夫，炼得方寸之间如一粒水晶珠子，如一座琉璃宝瓶，无穷妙义便从自己心源上悟出，念念圆通，心心朗彻，则自古以来仙家不传之秘，至此无不了然矣！使其把自己心源上悟出之理，做自己性命上切实之功，到此时必然巧生言外，妙合彀中，魔障不干，永无棘手之处。故炼丹之道，原取活泼泼地；而世之师家徒以纸上陈言、小家工夫，欲人人比而同之，何异绵丸打弹、胶柱鼓瑟，指望成就，盖亦难矣！岁在己酉春三月甲辰之旦，法嗣鹤臞子觉受炼文昌笔录。老人与鹤臞子本有宿契，即日降坛，迄今已近三载。吾所传与鹤臞子者，不过只炼心两字。千言万语，亦不过只发明得炼心两字为千圣总途、万真要路。大罗天上、玉京山中无数高真，断无舍此两字而可以逍遥于真光法界之中，为元始天王入室。一一勘验，从未之有也。吾忆初下坛时，将此两字授鹤臞子，初不之信，以为炼丹必有秘传，炼心两字人人说得出，个个做得去，故其所辩难请益者，大约修命之说居多。我随他问着，只顾把炼心两字讲得亲切。及到一年之后，鹤臞子修持已有进步、有实得，方信我为师者不是个空言之汉。仙家济度众生，先要人见了长生不死之性，而后修长生不死之命，此之谓性命双修者也。于戏，吾与鹤臞子讲学以来，寒暑三迁，蓬莱水浅，蟠桃花又放矣！梅亭草偈，蕉馆谈玄，有所发挥，鹤臞子必退而登之于册，总计之有五万余言。鹤臞子欲公之于天下，以为后代之矜式，而问序于我。我思修持之要，是籍备载，特以炼心两字，恐人看得十分容易，不肯信心，故再将此两字重加申明一番。我老人从无始劫来，于元始天王前发度人无量之愿，

不敢诳语以欺天下后世也。鹤臞子逡巡执经而进曰：先生序甚善，特是经所以阐扬玄化，传之万祀，不可无名。我曰：炼心两字，是太上度人、唱明大道、真真实实之要言也，名之曰《唱道真言》何如？鹤臞子降阶稽首曰：善！青华老人笔 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，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，含和保真，溥思宏化，监察万国，巡行九州，弭灾销劫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圣制。此经之作，先言炼心，次言炼命。人能依此修持，可以了明心地，坚固命根，六贼不除而自除，三尸不灭而自灭。道成之日，飞升上清，亿曾万祖，尽得，子子孙孙，永为仙家。真莫大之法门，万真之要路也！如有不肖之徒，罔知天命，狎侮圣言，当有诸神录其罪过，上告南北二斗星君，畀以非殃，死遭冥祸，直待一人成道，斗府有赦罪牒文，方能超脱幽冥，许放托生。呜呼，慎之！毋自陷于匪德焉！此经之作，名为鹤臞子一人，实可公诸人人，使天下之士，有缘遇是经者，于性修之则为圣，于命炼之则为仙，予彼上达之阶，弘我度人之愿，不亦快哉！然得其人而不传，与不得其人而妄传，均有天罚。授受之际，宜三思焉！传经启教，贵得其时。得其时矣，又得其人，然后发琼笈之秘，泄至妙之蕴。道有科禁，不可不慎也。务得立心正大、制行端方之士，考其先世无有天嗔及背弃君亲、世业不仁之术者，方以此经授之。仍须叮咛嘱诫，令勿泛传。如其人果系大贤，亦不必因其先世而弃置勿取。好法易闻，上士难得，此等人乃上士也。若复有人先习不善，至于中年能一旦悔过，心诚向道者，亦许其浣濯自新，不得概行拒绝，以体太上慈悲度人之念。于戏，我言有尽，我愿无穷。天覆地载之间，何人不可学道，何人不可修道？人人有副性灵，个个自具妙用，登仙入圣，夫复何难？只因宿生气习昧却本来，眼前幻境昏我正觉，遂至认贼为亲，迷真逐妄；三途八难，去而复来；六道四生，回而又往；以天门为寥廓之乡，视地狱为熟游之地。嗟乎，如此岂不悲哉！吾愿天地众生，受此经者，各发勇猛精进之心，同登莲花化生之果。道岸非遥，求仁即得；鸾舆麟辂，刻日可期。此丈夫也，予日望之！修道受此经者，先得持斋守戒，结坛净室，焚起十二种信香，礼诵：摩利支天斗姥天尊宝号，北斗七真，南斗文昌，总理天官，斗府

无数高真，洞天福地一切威灵，传经启教历代师真。如是四十九日，方许开经阅视。不得赤身及近污秽不洁之物！是经所在，有仙真下观，神光瑞气，氤氲满室，使人心地开通，精神涌发。稍有触冒，仙真不来，恐外道邪魔乘机扰害，不可不知！平日间，宜谨身节欲，广行善事，遇斗降之辰，键关习静，存运一心，上朝紫府。然后，北斗为子削落死名，注上生籍，身家俱泰，灾祸不生；有所思维，即时解悟。其于道也，庶乎不甚相远矣！修真之士，能于是经恭敬不懈、至心受持者，吾当护念是人，如保赤子，常以神光灌其顶门，使其智慧日生，于此无有疑惑；若在朝廷，急流勇退；若在家园，子孙贤肖，外侮不干；若在山洞之中，蛇虫虎狼、山魃木魅，诸种妖兽，屏迹远遁，不来侵扰；若渡江河，龙神俯首，波浪不惊；若在市廛募缘乞食，使男女老幼一见是人，咸生惊喜，布施不倦；一切水火刀兵之厄，不能害之；修持之际，不使外道邪魔得乘其便。吾与是人，始终眷顾，时刻护持，直至道成之日，是人神通广大，我愿方毕！释典云：“如来不诳语者。”吾岂独不然哉！

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；为扶桑之救主，秉大乙之乾纲；气运九天，权综五岳；现千万亿之化身，示圣真仙之密谛；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；祯祥瑞应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赐策。今日读《清静经》，便要行清静法。夫清静者，清静其心也。人之病根，大约在种种妄念。妄念既除，尚有多少游思扰于胸臆。去游思之道，惟在内观。始而有物，至于无物，无物之极，至于无我；澄水不澜，明月无影；以为非空，纤毫洞彻，但见光明；以为本空，冥冥默默，万象咸具。此际著脚不得，著想不得，洞洞朗朗，玄玄寂寂。结丹之道，备于斯矣。功行乃升仙入道之津，而积功行当自孝始。济施非贫士所能，然言语之间，诱人为善，阻人为恶，在我不过口舌之劳，而人蒙无限之福，便是莫大阴功。诵《大洞经》，持斗姆咒，可以超拔祖先，弘资冥福，即是孝心。无益之书不必读，无益之戏不必为。有事则干之，务要忠厚存心，利益民物。无事则清心，或诵经，或默朝，念念对越上真。上真至慈至悲，其视学道之士，如慈母之爱其赤子，刻刻放心不过。岂有赤子眷恋慈母，而慈母漫不为顾之理？嗟乎，人生于世，光阴弹指即过，圣人惜寸阴

，我辈当惜分阴，诚格论也。有志须立真志，为学须做真学。久而不懈，灵光一透，仙岛天宫即在眼前，堂堂一条大路、朗朗一座法门，自在人方寸之间。此路即之路，此门即入道之门。人肯第一步上进此大路，进此法门，念头不差，脚根便快，成仙作佛，极易易事。子读《清静经》，当句句玩味，言言解悟，以吾心合上真之心。自家有得手工夫，忘言之妙，乃为真境。游思亦无难除，随起随灭，一刀截断。时，此心不可执著。若为游思之故，束缚大苦，性地安得圆通？灵光何由透发？反要潇洒自如，旷旷荡荡，浑然太虚之体，不为物累。故昔人参喜怒哀乐未发之中，执守一中，便为非中，以此故也。游思之不能无，如浮云之不足以累天。久久磨洗，自然拔本绝源，空灵无有。前以游思喻浮云，此确论也。至于日间应酬，非山中习静羽流，岂能免此？吾亦有法嘱子。任他可喜可怒可哀可乐之事，随时应付，过即不留。譬如风雷电雾，天所不能无，而不可谓风雷电雾之即天。喜怒哀乐，心所不能无，而不可谓喜怒哀乐之即心。天有真天体，心有真心体，由我应酬，而湛然空寂，常惺惺存，活泼泼地，此为要诀。炼丹先要炼心。炼心之法，以去闲思妄想为清净法门。仙家祖祖相传，无他道也。吾心一念不起，则虚白自然相生。此时精为真精，气为真气，神为真神。用真精真气真神，浑合为一，炼之为黍米珠，为阳神，而仙道成矣。以神合气，静养为功，孟子所谓“存心养性”是也。以气合神，操持为要，孟子所谓“持其志，无暴其气”是也；以精合神，清虚为本，孟子所谓“养心莫善于寡欲”是也。虽然，精气神三者，分之则三，合之则一。神气者，听命于精者也。人能完其精而神自旺，完其精而气自舒。然后加以调剂之功，返还之道，无患灵胎之难结，而大丹之不成也。此入门下手之法，特书以示子。子欲炼丹而不先炼心，犹鞭马使奔而羁其足也。炼心为成仙一半工夫。心灵则神清，神清则气凝，气凝则精固。丹经所谓筑基、药材、炉鼎、铅汞、龙虎、日月、坎离，皆从炼心上立名。至于配合之道，交济之功，升降之法，烹炼之术，此其余事。若心源未能澄澈，情欲缠绕，则筑基虽固必复倾，药材虽具必多缺，炉残鼎败，龙战虎哮，日蚀月晦，坎虚离实。此时欲讲配合，则阴阳不和，不明交济，则水

火不睦，欲升而返降，欲降而退升，三尸害之，六贼扰之，一杯之水难救车薪之火。故曰：炼心为成仙一半工夫。此至言也，确论也。此一语道破天机、打穿魔障者也。炼心者，仙家彻始彻终之要道也。心地茅塞，虽得丹道，亦是旁门；虽成顽仙，不登玄籍，参不得大罗仙子，进不得大乘法门。是故，欲结圣胎，先登圆觉，此要语也。调剂之功，全在升降。升降之法，全在静观。静不终静，静中有动。有动非动，造化转旋。观不执观，观中有觉，有觉非觉，灵光恍惚。静而后观，观而能静，是为静观。当此之时，鼎虚而药实，水刚而火柔，一烹一炼，一嘘一吸，皆与天地同其玄化，日月同其运转，阴阳同其清浊，四时同其代序。从有入无谓之黍珠，从无入有谓之阳神。工夫至此，形神俱化之时也。若未曾炼心，依旧是七情六欲污秽俗肠，而欲求长生之术，窥金丹之妙，是犹武夫执干戈而操丝桐之韵，劣马服羁勒而骤羊肠之坂，欲五音调畅、六辔安闲，难矣！上章言炼心为成仙一半工夫，此万派归宗之论，历代祖师心心相印，非子好道，我决不传。然炼心有不同，有炼闻见之心，有炼无闻不见之心。何谓闻见之心？事至物来，随感而应，无入而不自得，取之左右逢源，儒家圣贤已曾道过，譬如明镜宝珠照物者，镜光珠彩而镜静常明、珠圆自皎，何常因所照而辄变，因照多而辄晦耶？何谓无闻不见之心？寂寂反照，朗朗内观，无人见，无我见，无有见，无无见，无无有见，无无无见，有镜之光而实无镜，有珠之彩而实无珠。当此之时，大觉如来亦当让子一座，而诸色声界尽在子光明白毫中矣。然炼闻见之心，须于动处炼之。炎炎火炕，焦天烁地，而我心清凉自在，如一滴杨枝露水，此谓动处之炼。无闻不见之心，须于静处炼之。一觉万劫，泡影电光，随起随灭，而如如不动，慧性常空，此为静处之炼。虽然，闻见之心与无闻不见之心，总一也，则动处之炼与静处之炼，总一炼心，何分何不分之有？张紫阳丹书，发前人所未发，诚丹家指南也。然采取火候，多用隐语，彼以灵丹为天地之所秘，欲学者静参而自得之。张真用心良苦矣！吾则不然，务要淘尽宿尘，独显一条大路，使学者朝发而夕至，凡有慧根，无不可以造渊微，证大罗仙之位。然而难矣！即如炼心两字为成仙一贯之学，苟非坐破、磨穿膝盖，

岂能不起思为、一无染著、洞见本来面目、证彻无上根源？故炼心为仙家铁壁铜关。攻得此关破，打得此壁穿，所谓圆陀陀，赤洒洒，黍珠一粒，阳神三寸，自在玄官，周通法界。虽有烹炼之功，养火之候，亦可谓造塔七层，独余一顶，直顷刻间事耳。子深有道心，勇于砥砺，诚当今之豪杰，何患道之不明，丹之不就？然静观工夫，非心如死灰、形同槁木，不能撇弃一切、撒手悬崖。子世念虽轻，家缘未断，何由卒新此种襟怀、这场事业？嗟乎，青春易过，白发催人，子其勉之，宜自警省！

问曰：觉世缘虽薄，家业正纷，儿童绕膝，衣食萦怀，频年舌耕黼口，虽有学道之心，不获静栖之所，颠倒尘缘，沉沦业网，恐一旦无常，永堕苦海。惟师悲悯，何以教我？师曰：炼丹之法，千言万语，总尽炼心两字，而炼心之法，不必出世。古之成仙者，岂尽入林、杜人事，而后得跨鸾乘鹤、逍遥紫府哉？总之，日用饮食，无非是道；仰事俯畜，无非是道；戎马疆场，亦无非是道。昔人所谓“动处炼神，静处炼命”，旨哉其言乎！至于习静工夫，《中庸》第一章即说“戒慎不睹，恐惧不闻。”人能不睹不闻时，戒慎恐惧，致中而天地位，致和而万物育，便是如来最上一乘。乘狮坐象，不过此心此理，何以异于人哉？吾子以尘缘俗累为忧，是欲舍现在而欲求超脱之处；君子素位而行，谅不为此也。昔文王囚羑里而演《周易》，仲尼阨陈蔡而操弦歌；圣人遇患难不堪之境，尚能尽性达命，况子今日所处，未必至于如此之极乎哉！我子但患无志，不患多累。有真志即有真学。上而洞天福地，下而羊牢马枥，学道之人，须平等视之。究竟大菩萨莲花宝座，与罪鬼铁床火炕，本同一境。何也？菩萨此佛性，罪鬼亦此佛性也。君子言性而不言境也。

===首页与分页与分页之间分隔符=== 张紫阳“意为媒”说，寥寥数言，殊未通畅。吾今并为子足之。意原于心而成于性，故有真心乃有真性，有真性方有真意，此意谓之先天一意。夫先天，物象未形，不露朕兆，安得有所谓意？当夫之际，一心端坐，洞然玄朗，无渣滓，无知识，即先天性体也。从此空中落出一点真意，如太极一圈而阴阳于此孕，伏羲一画而两仪于此生，故谓之先天一意。以之配水火，引铅汞，用无不灵。丹道之成，皆此一意为之运用而转旋也。丹家之用意如此

，而张子言之，殊见脱略，岂所以教后学、示来兹乎？ 玄关一窍，微妙难知。以为在内，非在内也，以为在外，非在外也。虽《中庸》第一章亦曾言过，曰：“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”夫未发非玄关也，既发非玄关也，惟将发未发、未发忽发之际发之者，玄关也。略先一息非玄关矣，略后一息非玄关矣。故玄关之在人，方其静时，转眼即是，及其动时，转眼即非，是直须臾耳，瞬息耳。自其大者而言，造化以前，方有玄关。何也？造化以后，天地日趋于动也。天地之动，谁为动之？玄关动之也。一动之后，即非玄关矣。自其小者而言，鸢之飞也，鱼之跃也，昆虫之化也，蟋蟀之鸣也，谁为飞之跃之化之鸣之？一玄关为之也。若就人身而言，则有不同者。何也？手足之举动也，耳目之听睹也，鼻之臭，口之味也，不可指为玄关也。玄关者，万象咸寂，一念不成，忽而有感、感无不通，忽而有觉、觉无不照，此际是玄关也。感而思，觉而照，即非玄关矣。然则玄关之在人，如石中之火，电中之光，捉摸不著。 呜呼，炼丹不知此玄关一窍者，汨没大矣。今人皆气质之性用事，玄关之闭而不通，自出母胎已然矣。惟静之又静，寂之又寂，玄之又玄，空之又空，方得此玄关一窍。此窍也，乃真心、真性、真精、真神、真气之所自出，而玄关者为之机括耳。邵子曰：“一阳初动处，万物未生时。”此内有个玄关一窍，顷刻不见，须急寻之。 昨论玄关一窍，先天不传之秘，历代祖师所不欲尽言者，尽付于子。夫玄关一窍，乃诸圣诸仙特从明心见性时节，提出两字以教学者。心何以明？忽然而明，此玄关也。性何以见？忽然而见，此玄关也。玄关为明心见性之灵机，结胎炼丹之妙括。故古人凭空提出两字以教后学，使其从针锋上打一筋斗，电光中立一注脚。仙家之分身化气，出水入火，上天下地，千变万化，皆从此玄关参得来、把得定、打得筋斗转、落得注脚实，则变化由心，幽显惟我，无难事矣。此数言皆天机也，非有十年苦功，钻研不透。虽然，执着十年便是痴见，易则顷刻，难则终身。子具宿慧，谅决不难。 启曰：觉以宿世因缘得遇圣师指示大道，非不黽勉以从，卒为口舌之故，频年教授，如伏枥之马，为人驰驱，志在刍粟而已，而性命之学从未望见，苦海深沉，举头无岸。一念及此

，不觉心火上炎，通身汗下。惟师悲悯，何以教之？师曰：子今日工夫，自问可以做得的，只管做去，做得一分是一分，虽非要道，亦是将来得道根基。譬如造屋，先要筑得屋根坚固，排得四柱著实，则重楼复阁、画栋雕梁，可以次第而成。苟尺土不施，寸薪未积，而徒妄想高堂，游心广厦，何异缘木求鱼也？丹书不可不看，亦不可按图索骥。子试习静修，一有入手，自然妙绪纷来，头头是道，虽欲住手，不可得矣。子宿具慧根，注名仙籍，深造以道，何可忽乎哉？我从来教人，只说从下等工夫做起，下学自然上达。虽然，亦无所谓下等上等也。如炼心两字，下等在内，上等亦在内。去妄想，除游思，便是下等。顷刻之间，直超圆悟，便是上等。古亦有之。彼丈夫也，我丈夫也，吾何畏哉？然未做工夫与方做工夫，不可便作此想，恐躁心乘之。先难后获，实静修之要诀也。至于采药炼丹，子既读丹经，已知大略。静修既妙，自能节节相生，头头是道，无穷妙境，从先天一意流出；非但空空之知、虚虚之觉，实有真乐真受用处；一元常见，万象回春，不可以言语形容也。我之于子，无言不尽。宿世根由，一朝覩面，非惟子不能无我，我亦不能无子。子道之不成，我之忧也。日中稍暇，须端坐片时，内观心体。子忿念嗔念最多，若能清净，便拔出一大业障。凡诸病根，次第除之。绵绵做去，自有机缘凑合，天从人愿。尘累一清，身心无碍，根基自如，大道何难？吾教子从下等工夫做起去。古来成仙得道者，类多如此，岂独子为然哉？静以养心，明以见性，慧以观神，定以长气，寡欲以生精，致虚以立意，此要诀也。静则无为故心清，明则不昏故性见，慧则能照故神全，定则常存故气舒，寡欲则一元固故精生，致虚则万缘空故意实，此要诀中之要诀也。至于丹经所立种种名象，甚觉可删。曰铅汞，曰日月，曰乌兔，曰金木，曰婴姹，曰东三西四南二北一，皆后人因义立名。其要语也，不过精气神，而三元五行尽此矣。宜降则降，宜升则升。静以守之，虚以合之。运之以意而未尝有意。得之于心而本无心。动而与天行之健，其动则静中之动也。静而与地体之凝，其静乃动中之静也。而吃紧处在玄关一窍，要见得透，握得定。前日两论已尽之。大道无为而至简，并无奇怪足以骇人听闻，固尽人所可为者，况聪明

笃志如吾子者乎？丹士好为新奇可喜之论，我不知其道为何道，丹为何丹也？子看丹经，当得其大要。如紫阳氏所著“心为主，神为君，精气为从，意为媒”诸说，皆要言可听。至其抽添换火，立为十转之法，此不可尽信者也。夫炼丹犹如炊饭，火急则焦，火缓则生，不急不缓，饭乃味全。炼丹火急则铅走汞飞，故贵绵绵若存。火缓则鼎寒炉冷，故贵惺惺常在；不急不缓，火候到时，群阴自消，阳神自见。何必多立名色，行岐途以乱学者？今再将二字诀申明一番：曰静，曰观。观时主静，静时有观，炼丹之法备之矣。张紫阳丹经后段，以日中十二时配左右分数，或其自历之境，亦未可知。然人身脉络微有不同，则用火或有不合，各人自去阅历，自去证验。而张子欲以一己律天下之人，则惑矣。吾所以教子以炼心习静，而以火候付之自然者，我之火候如此，子之火候未必如此。我自有一心得，必欲强而同之，是胶柱鼓瑟矣。子一俟秋凉，即便习静。一点诚心，万缘俱息，内魔既清，外魔自绝。且子诵《大洞经》，诸神不离左右，可无以此为虑。夫人心业未断，自己便是一大魔头。意念知识，俱是魔将魔兵；肝肾肺肠，俱是魔巢魔窟。若心地灵明，性源澄澈，志立得真，愿发得大，虽有十万魔军周匝围绕，何惧之有？大丈夫铜肝铁胆，为宇宙干大事业，虽见刀锯鼎镬，尚不怕死，况魔者不过幻境乎！何曾见幻境能乱真心？勇往直前，有进无退，子其自矢勿懈！问曰：几时，可见元神元气？师曰：至无思无念之时，则真息绵绵，元神见而元气生矣。曰：神气有形乎？师曰：清空一片，安得有形？曰：然则何以谓之神？何以谓之气？曰：其中灵者谓之神，运者谓之气。曰：无形何以结丹？曰：无中生有。曰：几时，方能无思无念？师曰：初学打坐者，数刻之后，方能屏除幻妄；习静既久，一饭之顷，恍恍惚惚，已入无何有之乡矣。初学不但于坐时存心，凡操作经营，须要把打坐时所悟所得，时时护持，则定力易成，妙境易至，入定益深，遍体融化，如岭云川月。丹家采铅引汞，亦于心斋坐忘之际流出一点胎息为之耳。问曰：觉夙遭冥凶，动遭多难，自分此身早填沟壑，茫茫万劫，芥子牛毛，何幸今生今世得遇圣师指示大道！感而思奋，继之泪零，诚敬益加，灵丹秘旨，望悉相传！得道之后，誓当长居门下，

永远皈依！师曰：吾向来所谈，本详性而略命。子心所未慊，在此而已。夫结丹始于炼心，炼心在于静观。静观之至，大药自生，三元互见矣。安炉立鼎，巽风坤土，紫阳之说可听也。至于火候之运行，则更有说焉。夫人身血气流通，其循环升降，原应周天之度；动中不觉，及至静时，则脉络骨节之间，曛然而上升，油然而下降，分寸不差，毫厘不爽；自尾闾逆至泥丸，自泥丸顺至绛宫，翕聚神房，与五行之气浑合为一，归于中黄脐内。所谓“一点落黄庭”，此其时矣。抽铅添汞之法，不过如此。诸说纷纷，琐碎极矣。阳神之脱胎也，有光自脐轮外注，有香自鼻口中出，此脱胎之先兆也。既脱之后，则金光四射，毛窍晶融，如日之初升于海，珠之初见于渊，而香气氤氲满室矣。一声霹雳，金火交流，而阳神已出于泥丸矣。既出之后，全看平日工夫。吾所以先言炼心，正为此际也。平日心地养得虚明，则阳神纯是先天灵气结成，本来无思无为，遇境不染，见物不迁，收纵在我，去来自如；一进泥丸，此身便如火热，金光复从毛窍间出，香气亦复氤氲；顷刻间返到黄庭，虽有若无，不知不觉，此真境也。若心地未能虚明，所结之胎决非圣胎，所成之神原带几分驳杂，犹人气禀昏浊，多以气质之性用事，其神虽出，一见可惧则怖生，一见可欲则爱生，殆将流连忘返，随入魔道；此身虽死，不知者以为得仙坐化，谁知阳神之一出而不复者，殆不可问矣！前言炼心为成仙一半工夫，由今推之，则炼心为成仙彻始彻终之要道也。昔言一半，今日十分，再加之曰十二分，圣人复起，不易吾言矣！

==首页与分页与分页之间分隔符== 问曰：倘心地未能至虚至明，而胎神已出，为之奈何？师曰：必不得已，尚有炼虚一著。胎神虽出，要紧紧收住，留他做完了炼虚一段工夫，放那猴子出去，则真光法界任意逍遥，大而化之，不可得而知矣。敢问：何以谓之炼虚？曰：难言也。前言火候之法，子今日所看丹经，与我意合，不过主静内观，使真气运行不止而已。又谓之抽铅添汞，不过真水常升，真火常降而已。古圣“惩忿窒欲”四字，是沐浴抽添之要诀也。忿不惩则火宜降而反升，欲不窒则水宜升而反泻。虽十分工夫，做至九分九厘，亦必丹鼎飞败，真元下泄，且有不测，不止不成已也。然惩忿窒欲，尚是勉强工夫，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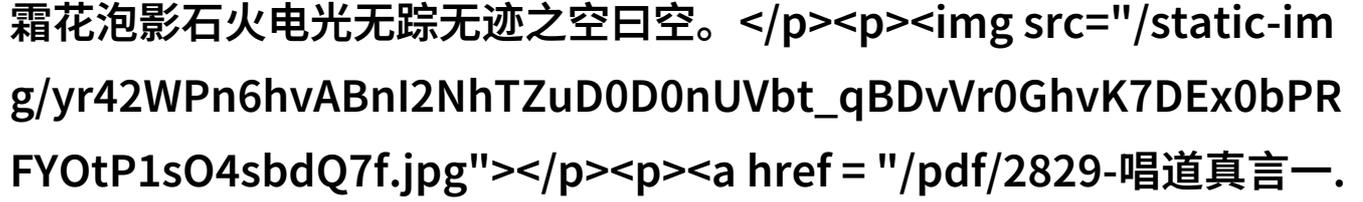
至无忿可惩，无欲可窒，连惩窒之念俱忘，方可成丹。炼丹之法，始于炼心，继以采取，终以火候，如此而已矣。炼心之法，静观为宗。静中之观，有观无物；观中之静，以静而动；元精溶溶，元神跃跃，元气腾腾，三元具矣。采取之法，真意本于真心，真元由于真意，引之而升，如珠之引龙，懦懦乎不蹻不慢，引之而降，如竹之引泉，涓涓乎不疾不徐，如奏笙簧，如调琴瑟；男欢女爱，夫刚妇柔，两情和畅，送入黄宫，而采取交会之理毕矣。至于火候，以真气薰蒸为沐浴，以绵绵不绝为抽添；一年十月，有物如人，从中跳出，徘徊于太阳之宫，出见于泥丸之府，而一身之丹成矣。至若炼虚，全要胸怀浩荡，妙至忘身，无我无人，何天何地，觉清空一气，混混沌沌中，一点真阳，是我非我，是虚非虚，造化运旋，错行代明，分之无可分，合之无可合，是曰炼虚。炼虚者，以阳神之虚，合太虚之虚，而融洽无间，所谓形神俱妙，与道合真者也。此出胎以后之功，分身以前之事也。问曰：阳神出胎以后，尚在人腹中，何能与太虚合体？师曰：虚其心可以忘形。人而至于忘形，则阳神在腹中，与在太虚无异，何不可合体之有哉？总而言之，炼虚只完得炼心末后一段工夫。但幻身有形，故曰炼心；阳神无形，故曰炼虚。问曰：炼虚工夫，要做几时？师曰：九年温养，不过做得炼虚一著。炼虚之妙，变化无穷，可以踏霞驾云，浑身飞去，岂特出神而已乎？然此一著最不容易，千人万人中难得一二人也。问曰：炼心炼到一无所有，脱胎之后，可以省却炼虚一节否？师曰：既炼至一无所有，则身心皆化于虚，更何虚之可炼？以一无所有之心，结一无所有之胎，养一无所有之阳神，合一无所所有之太虚，显相，放大毫光，百千万亿身遍满虚空际，譬如明珠发光，总一光而已。若炼心时节未能淘尽宿根，则阳神为夹杂之神，虽欲飞腾霄汉，犹如绵里藏针，油中著水，不容相入，是以假九年温养之功，做脱胎炼虚之学，仍炼至一无所有而后已。约而言之，炼心之阳神，性之也；炼虚之阳神，反之也；性反之间，非人所能为也。问曰：诚如师言，炼心之阳神，可以不费温养之功，而出神太早，丹经所呵，此何义也？师曰：我所得传于子者，以炼心为最上一乘：从此结胎，是个圣胎；从此出神，是个圣人；放大光明，超出三界，

与太虚而常存，后天地而不毁，此西方古佛修行之妙道也。奈何世之师家，但知炼命，不知炼性；但知开关闭气、移炉换鼎之法，不知性始真空、浑然无物之理，所结之胎原是凡胎，所出之神原是凡人，依旧上不得天，依旧参不得圣，无可奈何，只得重做工夫，使这孩子重去修真学道，重去明心见性，实者虚之，有者无之，此所谓因其本而反求其末也。譬如一人本原虚弱，兼带风寒，盲医无识，但去补其虚弱，连这风寒通补在内，病何由去？仙家炼命之学，补原之药也；炼心之学，去病之药也。欲要炼命，必先炼性；欲要补元，必疏其杂病而先去之，此一定之理也。是以精修之士，独重炼心，淘得一点元神如水月交辉，火候到时，胎神，揭开鼎盖，跳出轮回，尽天地，遍乾坤，都化作一团紫彩金光，上贯三清，下彻六道，将见元始至尊与毗卢遮那古佛欢然来会，与之握手叙契阔之多时，恨相见之已晚。此近在顷刻之间，而更何九年温养之可言哉？数息者，所以收其放心。若能静观，刻刻内照，安用数为？夫静观到一念不起之时，方可用意寻玄关一窍。既云一念不起，而又何用意寻？不知用意之法有个妙处，在无心中照顾，如种火者然，不见有火而火不绝。万境皆空，忽然一觉，非玄关而何？从此便要认得这个机关清。譬如有人乘千里骥，绝尘而奔，吾要认得这个马上人，暂一经眼，牢牢记著，颊上三毫，宛在目中，如此玄关方为我有。长生不死，超出万劫之外，全凭此时一觉为我主张；千变万化，全凭此时一觉为我机括。然此一觉，非易事也。明珠美玉无价之宝，可以智力求，而此一觉，不可以智力求。然亦非难事也。走遍天涯，原来近在这里，个人自有的，不费一钱去买。或者曰：炼丹应有切实工夫，安用此一觉为哉？吾应之曰：此一觉，无始以来不可多得，太极得此一觉而生天地，吾身有此一觉而成仙作佛。总计之，有两个一觉。然此一觉在何时寻、何处寻？曰：静极而动之际，有此一觉，静时固非，动时亦非，露处在一息，一息之后不见矣。南极天宫，青华上帝；为上清之使相，本元始之分形；代代显灵迹，时时见化体；居崆峒而传杳冥之诀，度函关而修道德之文；在世为帝王师，在天为神仙伯；大悲大愿，至圣至仁；赦罪赐福，度人无量天尊，无上道祖仙师赐篆。太极者何也？曰：混沌

以来一粒金丹也。生天生地之后，太极无乃焕然而散乎？曰：太极可以变化，一变而为万，万具一太极；万化而为一，一仍一太极也。此太极也，大则包天地，小则入芥子；天地形而太极无形，天地毁而太极不毁。呜呼，知此说者，可以炼丹矣。丹者何也？人中之太极也。一身可分为万身，万身仍合为一身，犹太极之一而万、万而一也。呜呼，知此说者，可与言阳神矣。问：玄关一窍，窍字如何解说？师曰：窍者至虚之义。凡物虚处，触之而易动，人呼而应在井中，风鸣而响入谷底，自然之理也。人心无物则虚，至虚之中，偶有触著，机会相照，跃然一动，此跃然一动之时，即是一点灵光着落处。《易》曰：“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。”此之谓也。问曰：太极生两仪，有所蓄积而然乎？师曰：炁有蓄积，而神无蓄积。这个机关一到，资始资生，间不容发。故太极一开基，而万象皆从此兆。曰：无极太极何以分？此中有个玄关一窍，此无极太极所由分也。无极即是太极，此不易之论也。吾只言太极，不言无极，意盖如此。恐子不明，故又曰：无极即太极。夫无极，○也，太极，⊙也。但有个玄关一窍，而无极太极之名由此分，其实无可分也。若曰太极生天地，天地分而太极遂判，似也。然天地判，太极未尝判也，太极浑沦，原如未生天地以前。《中庸》曰：“语大天下莫能载”，太极包乎天地之外也；“语小天下莫能破”，太极入乎万物之中也。合之天地，同一太极，分之万物，各一太极，而太极何判之有？然阴阳判而为天地，何耶？曰：此太极之用，而非太极之体也。阴阳者，太极之用也。天地之外，天地之内，犹太极包涵贯注者也。太极毁则天地毁矣，然天地毁，太极终不毁也。何也？虚而灵也，虚则无物，灵则长存，何毁之有？故结丹者，还太极之体则丹成矣。夫吾言玄窍一觉而为太极，亦何与结丹？不知人见得玄关一窍时，则至虚至灵之物完完全全在我方寸。此完完全全者，太极是也，炼神之太极也。有此太极，使阳升于上，阴降于下，结而为丹，犹太极之生天地也，炼形之太极也。丹者，单也。惟道无对，故名曰丹。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宁，谷得一以盈，人得一以长生。一者，单也。故吾解之曰：单，一之义。夫太极生阴生阳，阳与阴对，何名曰单？夫太极未尝有阴阳也，一而已

矣。生阴生阳，其在两仪将判之时乎？凡物偶则生，太极一，乌能生阴生阳？吾则不言太极，试言伏羲一画，此何义也？偶则生，一则否。伏羲何不画二而画一？《中庸》曰：“其为物不贰。”不贰，一也。《易》曰：“一阴一阳之谓道。”一阴一阳，道之用也。若道之体，则无阴无阳，而为阴阳根。故曰：太极未有阴阳，阴阳者在两仪将判之时乎？夫太极既无阴阳，则此一物○是何物也？曰：神也。神为化体，得玄关一动，而动者判为阳，静者判为阴，而太极开花结子矣。然则太极其一乎？其单乎？人身件件皆偶，反乎单则丹矣。所以反乎单之道何在？曰：致虚守寂则反乎单矣。丹，太极也。无极即太极也，一而二，二而一也。问曰：师前言玄关一窍，而无极太极遂分，则似乎气在先而神在后；今日太极之一○神也，则似乎神在先而气在后。愿吾师以圆通识，以广长舌，解之疑。师曰：太极以神而生气，分之无可分也。譬如空中有火，火性本空。既云空中有火，则大地山河园林草木，尽应烧却。又云火性本空，则以空丽空，究何著落？两空相见，性于何生？太极之于阴阳，亦犹是也。太极无阴无阳，而阴阳之元苞于此。假使太极先有阴阳，而灵光落入于中，则所谓太极者，渺乎其小矣。惟是混混沌沌，氤氲氤氲，无可见为阴阳，不可分为阴阳，而玄关一动，阴阳各判，为天为地，蔑不由此。譬如取火之镜，其中不见有火，而日中一照，灼艾焚手。由此观之，何者为所先，何者为所后乎？问曰：师言太极○神也，浑浑沌沌，氤氲氤氲者，气耶神耶？神从内生，抑从外入乎？汇神集聪，恭听法音。师曰：一真未凿，谓之混沌。一元方兆，谓之氤氲。神生气，气生精，太极之所以顺而生也。精化气，气化神，人以逆而为仙，返本还元之义也。神非从内生，非从外入。若从内生，则必有太极而后有神，先成一个○子，以待神之生。太极无待也。若从外入，则太极之大，其大无外，更有何处从此入来？太极无外处也。既不在内，又不在于外，神从何始？始于自然耳。自然亦何所始？有太极便有神。虽然，便字亦著不得，太极以神为太极。虽然，为字亦著不得，太极即神，神即太极。虽然，即字亦著不得，一经思议，一经诠释，便非太极。总之，○而太极之义完矣，何外何内、何始何非始耶？即如石中有火，镜中

有火，此火从何处始，从何时始？或从内生，抑从外入？若谓生石时始，铸镜时始，石未生，镜未铸，其火安在也？若谓从石中镜中生出，则石何不为灰，镜何不为液？若谓从外生入，则金石至坚，岂有罅漏？此际不可以拟议也。然则果何以始，何以生耶？凡物皆始于空，太极空者也。以空遇空，无微不空。以空归空，何性不同？空能生一，一能生万，以万还一，一复于空。空者，万之祖也。学者要见真空，勿见假空。要见灵空，勿见顽空。要见全空，勿见半空。要见性空，勿见形空。要见虚空，勿见实空。要见常空，勿见怪空。要见本来空，勿见过去空。要见仙佛空，勿见外道空。要见日月星辰山川动植有形有象之空，勿见霜花泡影石火电光无踪无迹之空曰空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2829-唱道真言一.pdf)